

## 一碗酸菜暖冬天

□董国宾

这个冬天注定不会冷，似有一盆炭火萦回我身边，因为我又想起了严寒冰雪天形影相随的母亲，想起了母亲立在寒风中，伸出一双温暖的手，捧给我一碗碗好吃的酸菜和抚爱。那样的日子被时光隔成了一段往事，可回味起来仍像一块蜜饯。

僻远的乡村，一家一户的农家小院无遮无挡，威猛的寒风横扫而过，村子像裹进冰窖里。这样的冬天，算是惯常。故乡的每户人家都会花些力气，赶在冬天来袭之前，做好几件御寒之事。劈柴、备火炉、挖地窖，坚固门窗，再找来挡风的材质。衣食上，也沿着祖祖辈辈留下来的传统民俗。

未逢寒露，母亲抱来一颗颗从庄稼地里收获的大白菜，在太阳底下晾

晒，缩一下水，再一颗颗送进地窖封藏，母亲开始为冬天的吃食作准备了。这样的迎冬习俗，每年这个时候，母亲都会乐此不疲地重复一遍。如一圈圈时光的年轮，一年又一年累积在久经风霜的岁月的老树上。

冬天踱响了脚步，村庄罩上刺骨的寒凝，冰冷的日子里，母亲以仅有的农家青菜作原料，用心打理一家人的吃食和生活。一碗碗冬天的酸菜，成了我家越冬的主打菜，乡下人都以酸菜作为日常，在漫天飞雪的小村子里度年月。

酸菜，以农家常用的大白菜，腌制而成的冬菜。打记事时起，母亲每年都要腌酸菜。母亲腌制的一缸缸酸菜，品相好，口感爽，村邻争相拿一

些回去品尝。村邻们还会跑来，问母亲腌酸菜的秘诀。母亲说，用淘米水腌菜，腌出来的酸菜香脆。就这样，整个村子人桌的酸菜，都酸酸香香，爽脆适口。

要腌酸菜了，母亲把腌缸里外刷洗干净，找个空地儿安放平稳，转身又走到厨房生火烧水。一颗颗白白净净的大白菜，是母亲早早晾晒好，摘去枯叶老帮，又削去粗根。目视过去，像濡了一层黄润隆起在门前的一堆白雪。水沸了，母亲将大白菜入锅焯一下水，又麻利地从水中捞出，侧身搭在院中的木架上。待沥干水后，装进腌缸，一层层撒上食盐，再注满一盆盆淘米水，压上两块干净的青石，母亲这才松了一口气。一颗颗大白菜，

困顿地头贴缸沿，搂成一团的叶片朝向缸心，层层相叠，在缸内挤肩而眠。

冬天似乎越走越慢，那清冷的天气里，母亲做的一碗碗酸菜，逢时给我送来一把把取暖的火。朔风怒吼的日子，外面雪花乱舞，幼年的我手捧一碗大米饭，一筷筷不停地夹起酸香脆嫩的冬酸菜，躲在旧屋舍大口吞吃，我在心里常嘀咕：好幸福！从心里说，物质匮乏的年月，冰封的隆冬时节，母亲会自己舍不得吃，给我做一两顿五花肉酸菜炖粉条、炒酸菜肉丝。走不掉的记忆中，我的冬天，时常有酸菜美味吃。

冬天走过去，又走过来。我成长的冬月里，盈满了母亲的酸菜香，有温暖，有幸福。

## 母亲的偏方

□吴婷

近日又患上感冒，嗓子干疼，咳嗽不止。吃了一些药，其他症状有所缓解，但咳嗽仍整日不断。

晚上给母亲拨个电话。听到我咳嗽，母亲关切地询问：“怎么又感冒了？有没有吃药？”我随意地说：“吃了，可就是不见好转。”

母亲脱口而出：“多泡脚呀，用红糖生姜煎鸡蛋吃！”听到这句话，我的心不由得一阵温暖。

记得小时候，我的体质很差。每年冬天，我都要感冒好几场，随即引来咳嗽。一到这时，母亲便张罗给我泡脚。扎一把糯稻草放到锅中，烧上一大锅水，慢慢煎煮。而后将烧开的水与糯稻草一起倒入木桶。

深深的木桶，母亲会垫上一个小小板凳。我坐在床沿，双脚伸到木桶里，搭在板凳上，任热气蒸泡脚。为了保持水温，母亲还得拿雨衣和被子把木桶盖严实。

“有钱人吃药，没钱人泡脚。”从小，一旦感冒咳嗽，母亲就喃喃地告诉我这句话。糯稻草泡脚，是母亲的偏方。但我喜爱的，却是另一剂偏方——红糖生姜煎鸡蛋。甜甜的红糖水，加上香喷喷的煎鸡蛋，实在好吃。这个偏方，治疗风寒引起的咳嗽非常有效。

鸡蛋是家里母鸡生的，平时母亲大都拿到村里小店换些油盐。红糖更是奢侈品，家里很少看见。偶尔的一次，就是做煎鸡蛋。一碗红糖生姜煎鸡蛋，母亲做得不焦不嫩，香甜可口。鸡蛋要煎八成熟，接着倒进生姜末和红糖，等鸡蛋快熟的时候，再加入一碗水煮开即可出锅。

脚蒸热水，手捧红糖鸡蛋，让我在寒冷的冬夜里暖意洋洋。系着围裙的母亲靠在床沿儿，不停催促我：“快趁热吃，快趁热吃！”我大口大口咬着鸡蛋，喝着红糖水，不一会儿，额头就渗出密密麻麻的汗珠。母亲赶忙拿出毛巾帮我擦汗。一碗鸡蛋很快吃完，母亲接过碗筷总要说一句：“出了汗，睡一觉就好。”

这些简易平常的偏方，却十分管用。只需连续泡两个晚上的脚，吃两碗红糖生姜煎鸡蛋，我的感冒咳嗽就会好七八成。从小到大，母亲一直这般不厌其烦地为体弱多病的我日月操劳。

转眼间时光荏苒，那段贫穷的童年岁月早已离我远去。可矮小的母亲围灶台制作偏方的情形，却历历在目，仿佛昨日。



## 挖红薯

春日小苗秧  
秋来大块藏  
辛劳储冬货  
雪月烤炉旁

## 晒秋实

天赐辣红香  
花生谷米黄  
秋收七彩货  
冬日不愁粮



## 试漂流

水涨复湍急  
回漩天地迷  
岸边豪迈气  
倏尔泄无遗

## 远游归

山静空林好  
神清身胖了  
归来去上班  
万事不烧脑



## 红袄漫话

□张文泽/画 冷冰/文

## 等你回家吃饭 (外二首)

□尹小华

小时候贪玩  
常忘记回家吃饭  
锅里的饭菜热了又热  
窗前那双焦急的眼睛  
看了又看  
等你回家吃饭  
是一首奇妙的诗篇  
疲惫的身躯  
远远望见自家升腾的炊烟  
就像漂泊者  
遇到航帆  
难怪  
每逢年根  
身在异乡的游子  
不顾旅途艰辛  
和车票难求  
都想想方设法往家赶  
因为有人等他们回家吃饭  
岁月如梭，光阴似箭  
当年等你回家吃饭的人  
有的已经作古  
有的已到暮年  
自己开始体味华灯初上时  
等人回家吃饭的那份情感

## 冬至饺子

小时候的我  
常在冬天冻耳朵  
奇痒难耐  
爷爷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 
又一个冬至到了  
爷爷破冰叉鱼  
换回面粉、白菜和大葱  
传说这天吃饺子耳朵不挨冻  
只可惜  
饺子包完才发现  
馅里未放盐  
懊悔的爷爷直捶胸  
情急之下的爷爷  
找村医借了注射器  
一一给饺子打了盐水针  
这才露出孩子般的笑容  
看我吃完一大碗  
爷爷才问中不中  
别提啦，香得我不知今夕何夕  
还把西当成东  
终于，秘密被说破

## 塑料油壶

爷爷  
有把塑料油壶  
像宝一样珍藏  
平常舍不得食用  
只等逢年过节  
才用筷子沾几滴  
闻到香味就知足  
上小学的第一天  
爷爷给我擀了一碗热汤面  
取出油壶——  
可惜筷子已经沾不到油底  
便把油壶放进干锅  
再烧把劈柴  
巴望遇热后将油空出  
打开锅时  
油壶已经化作一股热胶水  
异味满屋  
爷爷捶胸顿足  
这是怎么说的呢  
真是老糊涂  
走出院门  
清朗的夜空  
映照在路旁的小树上  
那颤抖的枝叶  
在微风中踌躇